

除了生活安靜了許多之外，月原從未想過這個家一個人住起來會這麼大。

在——搬進來之前他每天輕鬆的生活，然而在他離開之後，這個空間卻寬敞的令人無所適從。

吵架隔天，他下班回家時發現——不僅在他不在時回來拿了些東西和衣物，還把家裡又打掃了一遍。他愣愣地看著一塵不染的家，望著被擺回床頭櫃上踩歪的眼鏡眉頭深鎖，坐在床邊拿起手機看了眼與——的聊天室許久又放下，繼續過他的生活。

而倆人也像是心照不宣般地沒有主動聯繫彼此，不知不覺過了一週。

這一週內月原用工作麻痺自己，白天上班勤奮的很，接午夜的班精神也異常的好，整體工作效率還提高，可以說是正常到不正常的地步。

全店的人都看得出來月原肯定出了什麼事。

「月。」

下班時間，店長一如往常走到後門找到抽著菸的月原，用手肘頂了頂對方手臂。

「前幾天那件事……」見月原露出疑惑的表情吐了口菸，店長改口。

「伊蕾娜小姐的事。」她雙手環臂接著說。「因為包廂內有監視器，有拍到她意圖毒害你的證據，所以以此為交換條件，讓她不要把你的身分張揚，當然也禁止她預約晚上的服務。」

店長嘆了口氣。「也可能是她知道她理虧，這樣就算解決了，不然後面也有拍到你對人類使用能力，這我就幫不上你了。」

「我那是自保。」月原聳肩。

「到時候你拿去跟聯合管理局解釋吧。」店長瞥了他一眼，從口袋裡拿出一個金屬物品。

拿出來的瞬間月原就知道是什麼。

「你掉在包廂哩，差點被工讀生掃掉。」她塞進月原手中。「這不是一一送你的嗎？」

的確，收到後月原總是別在胸口，根本是意圖讓人問起然後再炫耀一番，結果就是全部的同事都知道他有個小男友了。

「……謝謝。」他指尖撫過失而復得的生日禮物，發現海豚別針尾巴處的擦痕時刺痛了月原的記憶。

這算什麼好好珍惜，月原露出嘲諷的笑容，握著別針在掌心點起第二根菸。

店長看著月原的樣子總覺得哪裡不痛快，清了清喉嚨。

「我也許有點多嘴，但我覺得你有什麼事就說會比較好……」

「妳指什麼。」月原頭也沒回，淡漠的呼出一口白霧。

「當我沒問。」店長舉手投降，嘆了口氣開門準備離去。「後門記得鎖。」

門碰的一聲關上，他煩躁地大吸尼古丁進身體裡，盤起手臂。

為什麼每個人都非得要他說出其他人無法解決的事情？

他不明白，說出來一樣最後是自己得想辦法消化，那何必說給不相關的人聽，徒增對方的壓力和負擔？

他收緊手掌，別針的尖處有些刺痛了他。

——

在床上翻過身摸去，枕邊空蕩的第八天。

一一的氣味漸漸消散，然而床頭櫃上蒙上一層灰的眼鏡、浴室的牙刷、成對的杯子碗盤仍提醒著他這個家少了一個人。

他請店長把他的時間儘量塞滿，讓他好不必長時間面對整屋子的死寂。

接近午夜時分，他瞄了眼垃圾桶裡被他扔掉的紙袋，離開只剩他的家。

今天也是牛郎出門接客的一天。

.

「……我上禮拜不是說他最近忽然一直藏手機嗎？結果昨天！我們準備要上床恩愛的時候我從他口袋裡摸出愛情旅館的發票耶！」

留著及肩短髮的女孩比手畫腳地說著，月原沒記錯的話，從她交了男朋友之後就沒再預約了，僅僅過了幾週竟然又來找他報到。

「啊……那他確實是……嗯。」

月原無奈地笑著喝了一口酒，放下杯子後把手交叉在腿上。「妳打算跟他攤牌嗎？」

女孩忽然就這麼沉默著盯著月原，湊近他的臉看，讓月原下意識往後躲了會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月你今天好怪。」女孩坐回自己的位置，喝了口水。「忽然換了一套西裝就算了，還感覺心不在焉的。」

「喔對，全黑不適合你，有夠像喪服的。」

月原看了看自己身上的黑襯衫黑西裝——他後來在衣櫃身處找到的備用套裝，想都沒想就直接拿來換了。

「被妳這麼一說我有點難過耶……」月原訕笑道，女孩卻是碰的一聲用力放下杯子。

「月，你這樣真的讓人很不舒服。」女孩交疊雙腿，擺出嚴肅的態度。「有事在隱瞞但又瞞不住。」

月原愣了一秒，熟悉的感覺又回上心頭。

「我只是覺得有些事說了沒有幫助。」他臉部僵硬，自己都不曉得現在是什麼表情。

「不是有沒有幫助的問題！」女孩雙手抱胸，荷葉邊的袖子露出了褶皺的痕跡。「我就想知道啊！你知道除了解決，還可以陪伴。」

她指向月原。「就像你的職業一樣。」

他一時語塞，手指焦躁地搓著。「不太一樣。」他匆匆喝了口水。「這是我的工作，私底下我不太想讓人分擔我的情緒……」

「啊啊啊啊吵死了。」女孩遮住耳朵表示不想聽，瞥了月原一眼。「但你現在影響到顧客體驗了，不從實招來我就跟店長客訴你！」

月原汗顏，店長究竟是拉攏了多少人在他那裡？

兩人就這樣盯著彼此對峙了半晌，最終是月原認輸。

「好……」他垂下頭揉亂頭髮。「我跟妳說。」

—

女孩就這麼靜靜地聽月原描述事情經過，從被女客人下藥，到回家與戀人吵架的事情一同娓娓道來。講到有個戀人時他還稍微緊張了一會，但看對方似乎不感到意外，他便出聲詢問。

「我有猜到啊。」女孩若無其事的指了指月原的脖子。「畢竟有時候你會帶著脖子上的吻痕上班。」

「喔、喔……」

「但我原本還想說，怎麼可能有人能邊跟你交往邊接受你繼續工作，還以為是炮友呢。」

除卻嘲諷的語氣，他意識到對方那句話裡的重點。

「不能……接受嗎？」

這回換女孩瞪大眼睛驚嚇了數秒，一臉「你不是認真的吧」看著月原。

「你剛剛說的你男朋友的反應，就是在吃醋啊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月原困惑地皺眉。「我又不會喜歡上別人。」

聽聞月原的回答，女孩揉了揉太陽穴大嘆一口氣。

「吃醋不只是這麼回事……」她思索著該怎麼解釋，堂堂午夜帝王月原難道不該是個情場高手嗎？

「好，先不說別的，這次可是直接印了一個唇印耶？」女孩搖晃著雙手想讓月原明白這有多嚴重。「要是我就跟你沒完沒了，質問到你說出來。」

「但就這樣而已，我剛剛也說了事情經過，硬要說我還算是受害者吧？」月原更混亂了，他想起過往跟他提出分手的女惡魔們，不外乎是這樣類似的理由，這讓他打了個哆嗦。

「你給我坐好。」女孩把靠在沙發上的月原強行拉起，逼的他挺直腰背面對她。

「我問你，換是你男友脖子帶了一個唇印回來你會怎樣？喔不。」她改口。

「身上帶了一顆草莓回來。」

月原瞳孔震動，想像起那個畫面便渾身起雞皮疙瘩。

「我……」

「我不曉得，會很生氣吧，氣他怎麼不好好保護自己被吃豆腐……」

「好的你已經說出來了。」

女孩悠閒的幫自己倒了一杯shot，「他對你也是這樣想的。」

月原眼看著對方乾掉shot杯，杯中殘留的酒液如她剛剛的話語縈繞在腦中揮散不去。

「可是，他平常都是那樣對誰都笑嘻嘻的模樣，對人毫無防備，我才會那麼說。」身體好熱，月原也不顧還在上班，拉鬆了他的領帶。

「我至少是有防的，那只是意外……」

「你有說嗎？」

不，他沒有。

當時從早上開始產生的壞情緒一路積累到午夜，他壓根沒心情談這件事。

「如果你連這一點解釋的時間跟耐心都沒有留給你男友，勸你還是趕快跟他分手。」

女孩拿著杯子晃呀晃，一臉嚴肅地望進月原不知所措的暗紅色雙瞳。

「當你愛上一個人，你不能選擇你要愛他的哪部分。」女孩換了雙腳交疊，繼續說道。

「你要連他擔心你、需要你花時間與他解釋和相處的部分一起愛，哪有只接受對方優點的道理？」她喝了口水。

「愛一個人就代表你默認接受他的全部，難道還挑你喜歡的部分嗎？這樣的話不就真的一堆男的女的報名跟你交往？畢竟大家都是看你的臉啊。」

女孩聳肩。「真的不喜歡，那就提出來溝通。」

月原口乾舌燥，但他覺得現在喝水應該就會吐出來。

「這樣是表示……他不信任我嗎？」

女孩一副「真是受不了你」的表情，用力戳了戳月原的胸口。

「他！在！擔！心！你！」女孩氣急敗壞。「就算是我也知道你之前遇襲跟被下藥，根本傳的到處都是了。」

「不信任他的是你，你這個白癡。」

他憶起——當時說的話。

「我想知道，而你只想自己硬吞。」

「但還是為那些不那麼重要的事進了醫院，不是嗎？」

「知道這些，對你被女人親吻、撫摸、拿刀傷害……到底有什麼幫助？」

「我要回去了。」女孩穿起外套，揹著小包起身。「月你欠我一次，不然我就到處去說你有個超性感女友。」她扮了個鬼臉，頭也不回地逕自走出包廂離開了。

後門自動鎖上的提示音響起，空間又恢復了寂靜。

這是月原的客人第一次主動提早離開，也是他第一次被獨留在包廂裡。

甚至是他第一次擁有這些謎樣的情緒。

月原像是斷了線的人偶往後倒向沙發椅背，思索著剛剛女孩說的話，以及——當時到底是用什麼情緒說出那些心情，理智上他仍舊無法理解。

但莫名有點想哭。

他從口袋裡拿出手機，點開和一一的聊天室——已經一周沒有更新訊息了。

月原反覆敲擊又刪除，最終扔到了桌上。

「明天。」他喃喃自語，拿出胸前口袋裡的海豚別針。「明天就告訴他。」

-